

中华
经典
名著
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孙启治◎译注

论言 政昌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政论 昌言/孙启治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7
(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)
ISBN 978-7-101-10076-1

I. 政… II. 孙… III. ①政论-中国-东汉时代②《政论》-译文③政治思想-中国-东汉时代④《昌言》-译文
IV. ①D691②D092.3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6523 号

书 名 政论 昌言
译 注 者 孙启治
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责任编辑 周 旻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9 $\frac{5}{8}$ 字数 180 千字
印 数 1-6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076-1
定 价 21.00 元

《政论》、《昌言》译注说明

这个译注本是根据中华书局 2012 年 6 月初印本《政论校注》、《昌言校注》(以下省称校注本)写成的,但个别地方做了修正和补充。

校注本的正文采用清严可均《全后汉文》辑本。严氏辑本主要根据《群书治要》、《后汉书》,并据唐、宋类书等的引文做了校补。译注本只注明辑文的主要来源,严氏校补的详情参看校注本。校注本对严辑原文的错字未加改正,仅在注中指出;译注本作为经典普及读物,没有必要这样处理,所以原文的错字都直接改正(限于有版本依据的),并在注中加以说明。

校注本原有的附录,译注本除了崔寔、仲长统的两篇传记予以保留并加译文外,其余佚文部分和历代评议部分都不收入。但个别佚文有助说明的,在《前言》中引述。

由于本书是辑本,各篇绝大多数没有篇名,为了便于称引,两书“阙题”的各篇前标注“阙题一”、“阙题二”等,每篇各段标注 1、2 等序号。由于《政论》全书皆无篇名,所以称引统一用“X·X”形式,如 1·1 即该书《阙题一》篇第一段,6·4 即该书《阙题六》篇第四段,余类推。《昌言》有的有篇名,称引形式为“篇名·序号”,没有篇名的称引形式同《政论》。

本书注释尽量做到通俗化,对字义和词汇直接用现代汉语解释,不

注明解释的依据(这些依据可参看校注本)。但个别字的原来意义和引申意义差别比较大,为避免读者困惑,则适当加以说明。同一个字或词,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能有不同解释,这是因为同现代汉语一样,古汉语中许多字和词是多义的,具体词义要根据上下文决定。对于某些古文献中的专有名词,如职官、制度名称等,译文如果难用恰当的现代汉语表达,仍照原文,则在注中解释。关于虚词,如介词、连词、助词、语气词之类,是古汉语句子里最活跃的成分,掌握其用法对阅读古汉语至关重要,而它们在句子中起的作用,往往通过译文也难以看清楚,所以注释中也有选择地对一些虚词的用法和在句中的作用加以解释,以便更好地理解古汉语,读者如嫌繁琐,可以忽略这部分不看。为省去读者翻检之劳,本书对较简单的字义解释一般采取重见重注,个别则用“参见”、“参看”某注。注释对一些不易掌握现代读音的字,标注汉语拼音。注意,这些注音只是现代读音,方便读者阅读而已,不是古代读音,不能作为研究古汉语文字同音假借关系的依据。有些字不需注音,但因声调不同而意思有别,对这类字可能有个别的不易区别音义,则注明声调。

关于译文,本书按体例要求以直译为主,但不完全排除意译。直译不同于死译。不顾古今汉语表达方式的差别,机械地用现代汉语模仿、套用古汉语的语法和句型,弄得不今不古,就是死译。用现代汉语的文字和句型,把古汉语原文照实表达出来,对于可省略的地方尽可能照原文不省,可补充的地方尽可能照原文不补,就是直译。直译做得过头了,就近乎死译。译者根据对古汉语原文的理解,用自己的话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,就是意译。意译如果做得自由些,往往等于转述大意。死译当然不可取。直译虽“忠实”于原文,但译文不可避免有生硬不流畅之处。意译虽流畅,但不能“忠实”于原文。翻译古文都会遇到这个矛盾(据著者体会,外文翻译工作的矛盾也是如此),不可能做到纯粹的直译而不掺入意译。对同一篇古文,不同的译者即使理解相同,译文也一定有差异,主要就因为各自对直译和意译掌握分寸不同,更不用说对

原文理解有所不同了。本书的译文,只是帮助读者阅读、理解原文的辅助手段,绝对不能代替原文。建议读者先通过注释阅读原文,然后再对照译文,加深理解。这样,比直接看译文去理解原文效果要好,因为注释的部分内容是译文无法表达的。

辑本的文字,大都是从前人书中节录的片断辑出来的,有些还经辑者补缀成篇,所以辑本文字显然不及所佚失的原书通顺,有时上下文还缺乏连贯性。而本书译文又以直译为主,所以不少补充说明都在注释中交代,不能通过译文来表达。著者从未做过古汉语文献的通俗化整理工作,尤其对于古文翻译,不熟悉这方面的技巧和规律,所以译文难免有生硬之处,有待读者批评指正,以便进一步提高。

孙启治

2013年8月

实应该可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,符合百姓心愿。年成丰收了,风俗却未治理。风俗是国家的脉象,年成只是表面的肌肤,肌肤虽康和而脉象不顺,实在不足以算好。《尚书》上说“事情虽被人称好,自己不要以为好”,何况事情并不好而可以自以为好么?

3 自汉兴以来,三百五十余岁矣^①。政令垢玩^②,上下怠懈,风俗雕敝^③,人庶巧伪^④,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^⑤。且济时拯世之术^⑥,岂必体尧蹈舜^⑦,然后乃治哉?期于补绽决坏^⑧,枝柱邪倾^⑨,随形裁割^⑩,取时君所能行^⑪,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^⑫。故圣人执权^⑬,遭时定制^⑭,步骤之差^⑮,各有云施^⑯,不强人以不能^⑰,背所急而慕所闻也^⑱。

【注释】

- ①自汉兴以来,三百五十余岁矣:自汉高祖即位(前206)至本初元年(146)质帝死桓帝即位,凡三百五十二年,说“三百五十余岁”,时间正当桓帝即位初期。
- ②政令:政策与法令。垢玩:混乱玩忽。垢,浊乱。玩,即玩忽之“玩”。
- ③雕敝:败坏。雕,通“凋”。凋伤。敝,破败。
- ④人庶:人们,人众。庶,众多。巧伪:奸诈虚伪。巧,欺诈。
- ⑤嚣(áo)然:哀愁的样子。嚣,通“警”。“嚣然”等于说“警警然”,指众口愁叹声,亦即哀愁、哀叹。咸:都。思:怀念。
- ⑥济时拯世:即拯救时世。济、拯,都是救恤的意思。术:方法。
- ⑦体尧蹈舜:效法尧舜。体、蹈,都是效法、遵从的意思。
- ⑧期:期待。补绽决坏:缝补决裂缺坏之处。此指填补制度的漏洞。补绽,复义词。绽,也是缝补的意思。《玉台新咏·艳歌

⑮“元帝即位”以下五句：元帝为太子时，就喜好儒家，曾对父亲宣帝说，不要持法太严，要多任用儒士。宣帝怒道：“我们汉家的制度，本来就是兼用王、霸之道的，怎么能全用德教呢？”又叹息说：“将来乱我家制度的，就是太子！”后来元帝即位，用儒士为辅佐，拘泥于礼教道义，遇事不能决断，宣帝建立的政绩渐趋衰落。以上事并见《汉书·元帝纪》。西汉由兴盛走向衰落，其衰落的过程是由元帝开始的，所以崔寔说元帝是“汉室基祸之主”。元帝，指汉元帝刘奭，宣帝子，前48—前33年在位。宽政，指施行仁政。卒，终。堕(huī)损，指政事败坏。堕，同“隳”。毁坏。威权始夺，指权力被架空。夺，被夺去。汉室，汉王朝。室，王室。基祸，肇祸，开启祸端。基，起始，奠定。

⑯得失：成败，利弊。

⑰鉴：鉴照，看清。

【译文】

谋划王者之道不成，结果还足以成就霸者之道；谋划霸者之道不成，结果将成什么？《春秋》上说的道理，是衡量自己的能力办事，估计自己的才德行动。现在既然不能完全效法八代，所以应该兼用霸者之道施政，那就该重赏严罚来约束臣民，公布法治来管制臣民。除非是有仁德的圣贤，否则管理严厉则国家治，管理宽松则国家乱。怎么知道会这样呢？本朝宣帝懂得管理人民的方法，知道治理国家的道理，所以刑法严厉，使犯乱的人胆战心惊，于是四海清静，天下安定，祥瑞一起从天而降，屡屡获得丰年，后人将他的功绩告祭祖庙，遵奉他为中宗。算计宣帝治国的功效，要胜过文帝。元帝继位后，多施行宽松仁政，结果败坏了政事，大权旁落，他是埋下汉朝衰亡祸根的人主。治国的方法，成败的道理，由此就可以看出来。

2 昔孔子作《春秋》^①，褒齐桓、懿晋文、叹管仲之功^②。

“梁肉”比喻维持太平盛世的“德教”。梁，小米。

⑬残：残害，残暴。

⑭理平：治理太平之世。

⑮供养：保养，滋养。按，以上一段，崔寔把治国比喻为养身，国家太平则注意道德教化，动乱不安则施用刑罚，就像身体没病则注意保养，有病则必须治疗一样，而不是倒过来做，用刑罚治理太平之世，用道德教化治理乱世。

⑯百王：形容政治腐败多代相沿已久，并非指实数。敝：衰败，腐败。指政事。

⑰值：当。厄运：不幸的命运。厄，灾难。会：际，时刻。

⑱数世：几代，指桓帝以上的几代君主。

⑲政：政令。恩贷：施恩宽待，指政事从宽处理。贷，给予。

⑳驭：指驾车者。委：放弃。辔(pèi)：马缰绳。

㉑骀(tái)：脱。衔：马嚼子。

㉒四牡：拉车的四匹马。牡，公马。横奔：横冲直撞。

㉓皇路险倾：皇路，君道，国运。险倾，危险倾斜，指路坑坑洼洼不平。

按，这里是以驾车比喻治国，以“皇路险倾”比喻国家将遭不测。

㉔方将：正要。拑(qián)勒：套紧马笼头，意指控制住马。拑，夹持。

勒，马笼头。鞿(jiàn)辔(zhōu)：绑牢车辕，意指加固车身。鞿，缠束。辔，车辕。此字严可均辑本左旁误从“革”，据《后汉书·崔寔传》所引改。救之：制止马狂奔翻车。救，止住。之，指马车。

㉕岂暇：岂有空闲。鸣和銮：鸣，使铃响起来。和、銮，马车上的铃铛。挂在车辕前端横木上的称“銮”，挂在车厢前横木上的称“和”。清节奏：指铃声节奏不乱。清，清纯，清晰。马拉车走，铃声节奏不乱，即车行安稳。

【译文】

屈伸肢体的引体术，虽是延年的方法，却不是伤寒病的治疗方法；呼吸

这样,官吏、工匠既有利可图,工作又不敢怠慢。所以他说,只要保证武器质量,其他可不过问。一是有利可图,一是有法可依,只要有一条做不到,在当时情况下解决不了任何弊端问题。

1 传曰^①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^②。”旧时永平、建初之际,去战功未久^③,朝廷留意于武备^④,财用优饶^⑤,主者躬亲^⑥,故官兵常牢劲精利^⑦,有蔡太仆之弩及龙亭之剑^⑧,至今擅名天下^⑨。

【注释】

①传(zhuàn):泛指书籍。

②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:引文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工,工匠。

善其事,做好他的事。利其器,使他的工具便利好用。利,使……便利。器,指工具。按,此篇论兵器精良才能抵制匈奴侵犯,所以引《论语》二句作为开端。严可均辑本“传曰”前面又有“陈兵策于安平之世,譬令未病者服药”二句,是从《意林》卷三所引抽出来补入的。根据文意,这两句不应该插在此处,故删除。

③旧时永平、建初之际,去战功未久:永平是东汉明帝刘庄的年号,58—75年。建初是东汉章帝刘烜的年号,76—84年。此时离光武帝攻战建国(25)四五十年,仍处东汉早期,所以说离战争时期不久。去,离开。战功,战争。功,通“攻”。

④武备:军备。

⑤财用优饶:财物充裕。优,丰足。

⑥主者:主事者,管事的人。躬亲:亲自做事。

⑦官兵:官府造的武器。兵,指兵器、武器。牢劲精利:坚固锐利。劲,坚硬。精,精良。

⑧有蔡太仆之弩及龙亭之剑：蔡太仆之弩、龙亭之剑，指东汉明帝时宦官蔡伦于永平九年(66)监造的弓弩和剑，均品质优良，为后世效法。蔡太仆，蔡伦。他在安帝时封为龙亭侯、长乐太仆，故称“蔡太仆”、“龙亭”。龙亭之剑，严可均辑本原作“龙亭九年之剑”，据《太平御览》卷三百三十九所引删去“九年”二字。

⑨擅名：独享其名，有名。

【译文】

书上说：“工匠要做好他的事，必须先使他的工具便利好用。”以往永平、建初年间，离战争时期不远，朝廷关心军备，财物充裕，管事的又亲自办事，所以官府造的兵器常常坚固锐利，有蔡太仆之弩和龙亭之剑，至今天下驰名。

2 顷主者既不敕慎^①，而诏书又误进入之宾^②，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^③，狡猾之工复盗窃之^④。至以麻枲被弓弩^⑤，米粥杂漆^⑥。烧铠铁淬醢中，令脆易治^⑦，铠孔又徧小，不足容人^⑧。刀牟悉钝^⑨。故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^⑩，不肯用官器^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顷：近来。敕慎：严谨。敕，同“飭”。谨慎，严肃。

②诏书又误进入之宾：严可均疑此句“宾”字有误。按，根据下文崔寔建议“除进入之课”(免除所得税)，那么此句意思应该是说，诏书又下令征收所得税，指工匠的收入要交税。严说可信。根据文意，译文译作“而诏书又下令征收所得税”。

③贪饕(tāo)：贪婪。竞约其财用：争相扣减工料。即挪用工料器用以中饱私囊。约，减省。财用，指材料器用。财，通“材”。

期，能否做到普遍提升薪俸，以及提升后能否根本解决吏治问题，这些都是崔寔未能考虑到的。

1 昔明王之统黎元^①，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者也^②。凡人情之所通好^③，则恕己而足之^④。因民有乐生之性，故分禄以颐其士^⑤，制庐井以养其萌^⑥，然后上下交足^⑦，厥心乃静^⑧。人非食不活，衣食足，然后可教以礼义，威以刑罚^⑨。苟其不足^⑩，慈亲不能畜其子^⑪，况君能检其臣乎^⑫？故古记曰^⑬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^⑭。”

【注释】

- ①黎元：即黔首，百姓。
- ②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者也：既满足他们的欲望又为他们节制欲望。盖，句首助词，没有具体意义。济，成全，满足。节度，节制，调节。
- ③凡人情之所通好：大凡人的性情所共同喜好的。通，普遍的，共同的。
- ④则恕己而足之：就由自己想到别人而满足他们。恕己，站在自身的立场上替别人着想。之，与“己”相对，指他人。
- ⑤分禄以颐其士：分发俸禄来养活士民。颐，养。其士，百姓中的士，指士民。按，古代之民，分为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民，士民为四民之首，即读书以谋做官的人。分禄，给予不同的官职。
- ⑥制庐井以养其萌：划分田地来养活农民。制，制定，划分。庐井，指井田。相传周代行井田制，九百亩土地划分为九块，四周八块为私田各百亩，中间百亩为公田，像“井”字形，见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。因为庐舍就在井田中，所以称“庐井”，这里是泛指田地。

阙题八

【题解】

本篇由严可均辑自《群书治要》卷四十五。

崔寔以为，大赦自古就有，但都用在特定时期，不随便用。汉承袭秦的制度，原来也不随便用大赦，到了东汉后期，才日愈滥用。当时几乎每年都大赦，甚至一年不止一次。崔寔说，老百姓都习惯了大赦，所以对犯罪少有顾忌，罪犯都期待着大赦，一旦等不到大赦，便逃命结集在一起，聚众作乱，成了祸患，于是朝廷陷于被动，不得不大赦。结果呢？崔寔说大赦造成更多犯罪，犯罪又促进一再大赦，是这么一个恶性循环的结局。所以他建议朝廷改变大赦的做法，向人们宣布今后永不大赦，那么下面的人才会害怕，不敢轻易犯罪。即便做不到这样，也该十年以上才偶尔大赦一次，不能形成习惯。其实，大赦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，大赦的滥用只能出现在动乱社会，而实际上解决不了社会犯罪问题。在这一点上，崔寔的看法是对的。但纵使取消大赦，也不意味着问题能解决，犯罪问题的根子在社会制度。

1 大赦之造^①，乃圣王受命而兴^②，讨乱除残^③，诛其鲸鲵^④，赦其臣民，渐染化者耳。及战国之时^⑤，犯罪者辄亡奔邻国^⑥，遂赦之以诱还其逋逃之民^⑦。汉承秦制，遵而不

结,指聚众作乱。

⑫如是则劫:如此则朝廷被动。劫,这里是受到胁迫的意思,参照6·4注。

⑬赦以趣(cù)奸,奸以趣赦:赦免促使犯罪,犯罪又促使赦免。趣,促使。奸,罪恶。

⑭转相驱蹙(cù),两不得息:赦免与犯罪互相推动,都无法停止。转相,互相。驱蹙,催促,推动。蹙,通“蹙”。驱、蹙,都是逼赶、催促的意思。

⑮虽日赦之,乱甫繁耳:纵使天天赦免,乱子将越来越多。虽,纵使。日,每日。甫,刚刚,正将。

⑯由坐饮多发消渴:如同由于饮水多而引发消渴病。由,通“犹”。如同。坐,因为,由于。消渴,中医学病名。口渴,善饥,尿多,消瘦。包括糖尿病、尿崩症等。

⑰其归亦无终矣:这种矛盾的结果是没有止境的。其,指以上两句所说因口干多喝水而诱发病,发病则更想喝水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。归,结果。无终,无止境。按,上文说大赦促使犯罪多,犯罪一多又不得不大赦,所以这里用消渴病与饮水来比喻这种自相矛盾。

【译文】

最近以来,一年几乎大赦一次,百姓都习惯了,便轻率地为非作歹。每当临近春季能侥幸获赦免罪的时节,犯罪尤其多。近来前年一年之中,大小四次赦免,民谚说:“一年两大赦,小人也嚣张。”何况那些不法之徒,谁不胡作非为?犯罪者因而把大赦看成惯例,起先迫切盼望大赦,等到了期大赦不来,便逃亡相聚,结伙聚众作乱,成了朝廷的祸患。如此则朝廷被动,不得不大赦。赦免促使犯罪,犯罪又促使赦免,相互推动,都无法停止,即使天天大赦,乱子将越来越多。如同由于饮水多而引发消渴病,病发了则水更加不能离口,这种矛盾的结果是没有止境的。

- ⑬生死之奉多拟人主：养生送死的花费之多比得上君主。奉，供给。拟，比拟。
- ⑭下户崎岖：穷人生活困苦。崎岖，地势高低不平，引申为艰难困苦。
- ⑮跼(zhì)足：立足，容身。跼，犹立。
- ⑯低首：低头乞求。
- ⑰躬率妻孥为(wèi)之服役：亲自带着妻儿为富人服劳役。躬，亲自。率，带领。孥，子。
- ⑱故富者席余而日炽：所以富者酒肉有余而日益昌盛。席，酒席。这里泛指酒肉。日，日益，一天比一天。炽，火势旺，引申为昌盛。这里指钱财势力兴盛。严可均辑本原作“织”，据《通典》卷一引文改。
- ⑲贫者蹶(niè)短而岁蹶(cù)：贫者困乏而一年比一年窘迫。蹶短，局促，困乏。蹶，通“蹙”。窘迫。
- ⑳历代：世世。虏：奴隶。
- ㉑不赡于衣食：缺衣缺食。赡，充足。
- ㉒暴骨：暴露尸骨，指死无葬地。
- ㉓岁小不登：荒年歉收。岁，年成。小，短缺，不足。不登，谷物不成熟。
- ㉔流离沟壑(hè)：流浪在道边。沟壑，路边的排水沟。
- ㉕嫁：通“贾”。卖。
- ㉖伤心腐藏：等于说刺心裂肝，伤心断肠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暴虐的秦朝毁坏法度，既已无法度限制人们的财富，而又推重奖励那些占地聚财的人。乌氏保靠着放牧致富，受尊宠如同诸侯；寡妇清靠开发丹砂积累家业，受到国宾的礼遇。于是机巧狡猾的人便不择手段，富家积累了亿万资财，开拓的土地可与王侯的封地相比，行贿赂

然是由衰败而乱，由乱而亡的。如果说崔寔看到封建王朝衰败灭亡的原因之梗概，那么其后的仲长统所著《昌言》在这方面就说得更全面。

据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，仲长统字公理，山阳高平（今属山东）人，少时博览好学，二十多岁便离家出游求学。有文才，为人豪放，不拘小节。尚书令荀彧（尚书六曹管理朝政各事务，由尚书令统之）举荐他入朝，当了尚书郎，后来又在丞相曹操幕府参议过军事。汉献帝逊位于曹丕那年（220），他也去世，时年仅四十一，可谓随着东汉亡而亡。本传说，他那部因“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，恒发愤叹息”而写成的《昌言》，“凡三十四篇，十余万言”。所谓“昌言”，就是正当的言论。不过，和崔寔的《政论》一样，《昌言》也佚失了，现在能看到的，同样只有清朝人的辑本，整段和零碎文句加起来，不过保存了全书的十之一二而已。这十之一二的文字，既记述了他关注政治的议论，又表达出他避世离俗的情绪。这种入世与出世、积极与消极并存的思想，看似矛盾，其实正是封建社会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通病之一，即既不满意现实而针砭之，又觅求脱离现实的精神寄托。但从今存的辑本内容看，入世的积极方面还是主要的。正如他本人说的，自己不能行导气养生之术，是因为“心驰于世务，思锐于人事”（见本书附篇二·1），于世事放不下的缘故。

仲长统对君主制政权从兴建、稳定、衰落到灭亡的过程，在《理乱篇》中有较全面的分析：

一、武力征服，建立政权时期。他说“豪杰之当天命者，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。无天下之分，故战争者竞起焉。于斯之时，并伪假天威，矫据方国，拥甲兵与我角才智，程勇力与我竞雌雄”，“角知者皆穷，角力者皆负，形不堪复仇，势不足复校，乃始羈首系颈，就我之銜继耳”（并见理乱·1）。就是说，开始的时候，天下并非命中注定属于那些开国之君的。既无名分，自然大家都来争抢，于是战争兴起，人人都假托天命，霸据一方，以武力与我争强斗智。等到打得智穷力尽，形势再也不足与我对抗下去，这才俯首称臣。王先谦《后汉书集解》于“豪杰之当天命者，

让黎民困苦,用人不贤,百姓不安宁,告官争诉不断,于是天地多灾变,人多妖异。这些都是“天人感应”之说。他在《阙题四》中说:“天文,宦者四星,在帝坐傍,而《周礼》有其官职。”(4·1)这也是说人参照天象,用于政事。不过仲长统对天道和人事之关系,看法往往自相矛盾。在《阙题九》中,他谈到两汉的创立者汉高祖和光武帝,以及萧何、曹参、陈平、周勃等功臣,说“二主数子之所以震威四海、布德生民、建功立业、流名百世者,唯人事之尽耳,无天道之学焉。然则王天下、作大臣者,不待于知天道矣”(9·1)。照这样说,建国立功的君主和大臣们只是尽力于人事而已;当天下之主,作辅国之大臣,不依靠了解天道。这等于说这些事和“天意”无关,可以作为他说的“豪杰之当天命者,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”这句话的注脚。那么如何看待天道?他说:“所贵乎用天之道者,则指星辰以授民事,顺四时而兴功业,其大略也,吉凶之祥又何取焉?”(9·1)这里,仲长统实际已经把“天之道”看成天文的四时变化规律,而利用它来“授民事”、“兴功业”,落实到人事上去。他说“所壹于人事者,谓治乱之实也”(9·2),即所专注于人事的,是指与国家治乱攸关的实务。像这些说法,可说是摆脱了“天人感应”的观念。然而他又说,如果君主用人无私,亲信贤良,勤谨政务,省察政绩,奖功罚罪,国泰民安,事事得当,“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,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,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”(9·2),这仍是“天人感应”的观念。但须注意,他说的天地正常、祥瑞来集,都是“从我”、“应我”而生,也就是“我”的主动作为之结果,不是“我”祈求上天得来的。所以,如果君主的作为和上面说的正相反,把天下弄乱了,那么他说即使勤于占卜问吉凶——“蓍龟积于庙门之中”,勤于祭祀神祇——“牺牲群于丽碑之间”,观天象吉凶的冯相氏坐在望台上不下来,管祭祀的祝史俯伏在祭坛旁不起身,也挽救不了国家的败亡。所以他紧接着说:“从此言之,人事为本,天道为末,不其然与?”(9·2)由此可见,尽管仲长统在议论时虽还没有完全摆脱“天人感应”的观念(是否也可以说,他还不能直接否定这个约束当时人思

惠。浅，这里作动词用，等于削减。根本，根基。轻，这里也作动词用，等于减轻、减少。与上句“浅”意思相同。恩义，恩情，恩典。按，上文说对诸侯王“降爵削土，稍稍割夺”，所以这里这样说。

①⑥犹尚假一日之尊，收士民之用：二句意为，他们仍旧能凭借往日的尊贵低位，收纳士民为其所用。犹尚，仍旧。假，凭借。一日，这里指昨日、昔日。尊，指尊贵的地位。收，收纳。用，使用，使唤。

①⑦况专之于国，擅之于嗣：何况他们专有封国，独享爵位世袭。专，专有。之于，等于“于”，“之”在这里也同“于”。国，指诸侯王所封的国。擅，独享，独占。嗣，指爵位的继承、世袭。按，天子所封诸侯王，他们的封地是专有的，爵位是世袭的，所以这样说。

①⑧岂可鞭笞叱咤(chì zhà)，而使唯我所为者乎：岂可对他们鞭打呵斥，而使他们唯我天子所为是从呢？叱咤，吆喝，呵斥。我，指天子。

①⑨时政雕敝：时政，指当前政治。雕敝，败坏。雕，通“凋”。

②⑩风俗移易：按，此句意指社会风气变坏，即下文所说的“纯朴已去，智慧已来”。移易，变换。

②⑪智慧已来：巧诈的风气已形成。智慧，指机巧、巧诈。

②⑫出于礼制之防，放于嗜欲之域久矣：此句省略了主语“诸侯王”，是说他们脱离了礼法的约束，放纵在嗜欲的环境里已久。出，脱离。礼制，礼法。防，防范。放，放纵。域，畛域，范围。

②⑬固：必定。柄：权力。

②⑭假：给予。资：资财。

②⑮“是故收其奕世之权”以下四句：奕世之权，指爵位世世承袭之权。奕世，累世。校(jiào)，对抗，抗衡。从横，肆意横行。从，同“纵”。善者，指遵守法度的。登，册封。否(pǐ)，恶，指不遵法度。